

二百萬外地民工回鄉未歸



疫后 新形势

工薪族怎么办

新冠疫情导致大量打工仔收入严重下滑，甚至面对失业危机，不得不离开一线城市返回家乡谋生，据内地媒体的不完全统计，今年1月深圳有900万人回乡过年，约有200多万至今仍未返回。有分析指出，不少大城市受疫情影响，从以前人口净流入转为净流出，这些流失的劳动力若全都回到农村，将对内地的“城镇化”进程带来负面影响。专家建议深圳未来应设法推出各种措施，将外向型经济转向内向型经济，同时严厉抑制高房价降低企业营商成本，如此才能留住企业和吸引人才。

■文／图：香港文汇报记者
李昌鸿 深圳报道



■来自山东的孟先生表示，他以前工资有6,000元人民币，现在却只有不到3,000元，便离职从深圳东站坐火车回家。

■嫌富士康工资低，来应征的民工带行李离开。

高光深圳 此处不留人？



■受疫情影响，许多外来工回家，罗湖城中村章峯村人流稀少。

专家意见

深圳市许多工业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城市化，以前脏乱差的工业区被升级改造为科技园，环境漂亮整洁了不少，但租金也成倍地上涨。生活设施、健身设施、娱乐设施配套和餐饮设施等，让在深圳工作的人们享受生活上的便利。有专家担忧，未来如果全球疫情持续不断的话，更多的企业将关门歇业，相信将会有更多人离开深圳，“逆城镇化”现象将持续出现，许多设施也将荒废。

深圳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表示，回顾深圳工业园区数十年的发展，比如福田，正是因为刚开始有大量工厂汇集发展三来一补，之后加工贸易工厂转向龙岗、宝安或者东莞等地，福田创新科技和金融企业集聚，大量写字楼拔地而起，经济发展实现了升级。很多生活设施、娱乐设施配套也都跟进来，福田才愈来愈繁华。不过，现在出现企业倒闭和写字楼的空置率高企现象，许多城中村和小区等地餐馆、娱乐等设施生意清淡。

人员离开 配套设施将荒废

他透露，其朋友在深圳中学附近卖油条，竟然因没有生意而失业，以往旺盛的猪肉和鸡肉的需求也下降了很多，这些现象均说明很多人离开了深圳，深圳也从以前的人口净流入转向净流出。而在龙华、宝安和龙岗，随着一些工业园的空置率大幅增加和工人回家，原本为外来工配套的很多生活、健身娱乐等配套设施将会荒废，从而产生“逆城镇化”的问题。

宜从外向型转内需型

谈到应对之策时，国世平指出，新冠疫情、高房价和高租金对深圳经济影响大，深圳是外向型出口经济，此次疫情冲击非常大，但是房价却逆市上涨。这与一些中介哄抬房价有关，对此，深圳应该严厉打击他们做空深圳经济的行为，将房价和租金降下来。

他强调，深圳经济宜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，但是需要时间和许多举措推动。同时应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，降低营商成本留住企业和人才，这是最关键的问题。他还建议，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，深圳宜有过紧日子的打算，尽量减少不是很急的基建和项目等开支。

深圳作为中国一线城市，常住与流动人口合计有2,000多万，其中常住人口为1,343.88万，今年春节前有大量打工仔回家过年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今年1月有900万人离开深圳，后来受疫情影响，2月至3月返回深圳的大概有600多万人，以此计算至少有超过200万人没有回来。更严峻的是，近期由于海外订单急剧减少，不少打工仔发现回到深圳也无工可开，不得不收拾包裹再度离开这个城市。

深圳东站见民工离开

香港文汇报记者近日来到深圳东站，看到许多人拖着行李箱大包小包坐车回家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平时多是回家探亲的居多，此次却是许多人因失业或收入太低而选择离开。记者随机问了近十人是否离开后不再回来，约三四人点头，原因是没工开。

回乡打工 收入差无几

来自山东菏泽、年约50岁的孟先生告诉

记者，他在龙岗一五金厂工作，以前每天经常有两三个小时加班，月薪有6,000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，可是今年以来因疫情原因他们工厂没有什么订单，他工资少了一半多，不到3,000元，扣除社保和吃饭费用后，余下不到2,000元，感觉很失落，尽管很不舍得离开深圳，但他还是下决心辞职回家，准备在当地找一个2,000元至3,000元的工作做，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。

在龙华富士康，同样有许多员工因没有加班工资而不断流失。一位刚从富士康离职的湖南籍员工曾先生告诉记者，他来富士康工作三个月，月薪3,300元，但扣除社保、用餐费和住宿费，只剩下1,700元难以养家。因看不到前景便决定辞职，在老婆的陪同下离开富士康，“以后再也不来深圳工作了，直接回老家，找一个2,500元至3,000元的工作，可以吃住在家里，照顾父母和小孩，增强亲子关系，比在富士康强。”

不仅打工仔大批流失，许多小微企业的老板也都兴起去意。在龙岗坂田一直从事毛线产

品出口加工的彭先生来深圳已有14年，老家是江西吉安，最近受疫情影响，几个月没有业务，只得将四五个人的小厂关闭，将6台织线机加上货架等打包以1.5万元甩卖，此前他花8万元至9万元才买到。

小微企业老板也萌去意

好在彭先生多年来也赚了一点钱，并在吉安市首付两成按揭购买了一套大型商品房，因此返回老家不愁住房问题。“我其实是挺留恋深圳的，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，但无奈的是新冠疫情冲击，加上人工、租金等成本过高，不得不离开这里。”谈到未来打算时，他计划在吉安开一家卤菜店，尽管赚不了什么钱，但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

在坂田从事电池辅料业务的江西人刘先生，来深圳11年，与老婆及侄子一起打拼，月收入约3万元至4万元，净利有2万元，人均6千多元。但是因疫情影响，业务消失殆尽，感觉没有发展前景，一家人只得回江西老家。



回乡工人

■电动车以近半价转让。

二手平台贱价卖家当

对不少人来说，这次离开深圳，或许就再也不会回来，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只好忍痛割爱。记者在阿里旗下的闲鱼二手货交易平台上看到，大批新用户正在出售各种二手物品。这些物品大到冰箱洗衣机家电、健身器材和电动车，小到厨房锅碗瓢盆等。不少人苦中作乐，戏称这是“挥泪大甩卖”。

记者在闲鱼物品搜索栏输入“离开深圳”四字后，瞬间跳出成百上千个转让二手家居或者电子产品的信息。一位用户将其椅子、桌子、柜子等全都削价出让，原本需要200元至300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的新椅子，二手市场至少也需要100元，却只以30元抛售，价格低至一两成。

电动车卖899元

有一位名叫“闫小冰1991”的用户表示，因他要离开深圳，一米长办公桌低价30元出售，通常新的要近300元，二手市场也要近百元。有一位网名叫“光之艾利”的用户介绍，其卖的仅用了5

个月的电动车，充满电可以骑行30公里，因为他要离开深圳，便以899元转手，较原价1,600元少了近一半。有名为“特别开心的木头”称，由于即将离开深圳，将减肥用脂机低价转手，原本300元的机器她挂出170元。

还有人将原价250元的美的电饭煲以50元的低价转让，价格仅为购买时的五分之一；也有将原价80元的台式电风扇以30元出售，有5人表达了购买意向；更有人因离开深圳将原价7,888元的南山冠军拳馆的健身卡以近半价3,888元转让……

不少人转让出租房

此外，在闲鱼上有不少人转让自己的出租房，有一位名叫“胡毓豪6791”的用户称，因为要离开深圳，急转租罗湖泥岗的一房一厅，租金是2,600元，离地铁仅50米左右。同样，一个网名为“呵不呵”的用户称，其坂田上雪科技园附近一房一厅转租，租金1,350元，并强调可以短租，不收中介费。



人去楼空

■罗湖城中村章峯村一大型超市旁边许多店铺关门。

工业园城中村空置率高

受疫情影响，深圳许多工业园区出现大量空置，众多城中村也有大量空房租不出去，即使房东降租也难以找到租客。在龙岗和宝安等地，昔日繁华的生活设施和娱乐设施及餐饮店不仅未能迎来“报复性消费”，反倒面对人流日渐稀少的窘境。

园区附近商铺生意冷清

记者来到坂田上雪工业园，感觉到冷冷清清。有保安表示，该工业园原本有近500家企业，现在约有30%至40%厂房是空置的。园区周边的许多日用百货、餐饮等商铺，也因生意清淡而关门歇业，一位仍运营的商店老板表示，业务现在下滑了四五成。有湖南菜餐馆老板亦称，该店生意下降了五成多。

而在邻近龙岗区布吉街道的罗湖城中村章峯村，以前人流密集的现象现在比较少见。记者看到该村贴出的招租专栏，有单房、一房一厅、两房一厅等大量房源出租，粗略统计大概有30间房要对外出租，价格从1,400元至2,800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不等。

在吉华街道甘坑永平创意园，房东李先生表示，原本该处今年开通地铁10号线，他三房一厅的房子租金准备涨两三百元，结果他担心租客弃租，便没有上涨一分钱，以原价2,900元签约一年。准备离开深圳的租客孟先生告诉记者，他住在坂田一城一村，许多墙上贴着各种各样的招租广告，他的房东为了挽留他们，已承诺不会上涨房租。而在以往，每年上涨两三百元是常有的事。

事实上，深圳城中村附近的店铺多年来都广受青睐，以往一到期就被人抢租了，现在却出现不少空铺。记者在章峯村下坡地方看到，六间铺面关了三门。在该村大型超市乐百家门口，旁边店铺就关了两三家，这在以往是十分罕见的。